

注事钩沉 梁建军

挖防空洞

上世纪60年代末,父亲的单位东岗粮库响应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的号召,在粮库院里挖防空洞。那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,举全库之力,才有四五十人,还要维持必要的粮食接收装卸保管等工作,人手捉襟见肘。库里决定招收部分临时工以解燃眉之急,父亲给我报上了名。

我正放假,那时十几岁,粮库照顾我去挖防空洞,一天一块三毛钱,对家里来说也是雪中送炭。粮库在双塔东街,紧临建设路,地势高、干燥,挖防空洞有着天然的优势,挖到地下十几米也不见水。我到了防空洞的工地,职工们已从地面挖了一个洞,直直的有十几米深,到了洞底就往东西两侧挖。挖防空洞没什么机械,全凭镐刨锹挖,箩筐装土,要说机械,就是一个带轱辘的小推车和吊土用的滑轮。

那天,父亲领着我去了工地,换了一身更旧的衣服,来到洞口前。洞口上架着一个树干绑成的三角架,顶端吊一个滑轮,吊绳从滑轮穿过,下面4根绳子上拴着一块木板,我踩在木板上,手紧紧抓住绳子,两个人把绳子缓缓放下,我就到了防空洞里。我年龄小,干活的叔叔们也对我比较照顾,我主要往筐里铲土或运土。运土是把装土的框放在木板上,用绳子拉到洞口。一车土也有几十斤,土路上又不好走,拉起来挺费力的,特别是一筐土要搬到吊土的木板上,对我来说也是个力气活,搬几次就出汗了。土放到板上就高喊一声,“好了!”自己躲到洞里,土就吊上去了,再拉着空框回洞里装土。在这里一直干了两个多月,直到开学。

防空洞向西通到了纺织品批发公司,东面和机械施工站防空洞相连,施工站又和路南的汽运一公司相通,这样周围的卫生材料厂、省药材公司等七八个单位的防空洞连成了一片。防空洞其实成了一个连环地道,防空洞内还有排气孔、阻击敌人来犯的工事、陷阱、储物间等等。由于几个单位相连,弯弯曲曲,有几公里,成为全市的典型,引来许多单位的参观。为接待参观队伍,库里就物色讲解员,不知谁提议,让职工子弟作讲解员,我入选了。

我们讲解员有十来个人,大的十四五岁,小的六七岁,我们进行了简单培训,站立身板要直,说话要声音洪亮,面带微笑。而后背台词,讲解员分别站在地道出入口及一些“机关要隘”,向来宾介绍地道的情况和重要意义。讲解员都是义务的,边上学边讲解,遇到上课时间有人参观,粮库给统一请假。

1970年,参观工作告一段落,粮库为感谢我们付出的劳动,每人奖励一本只有课本一半大的《毛泽东选集》精装本,红塑料皮,这在当时是稀罕物,我一直珍藏至今。

难忘时刻

六元钱学费

赵秀坡

1986年初秋,村小开学在即,父母却愁容满面:我要交6元钱的学费。刚给奶奶看过病,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不说,还欠了好些债。这6元钱去哪寻呢?

无奈下,开学第一天,母亲带着我走进办公室,向老师解释家里的困窘,让我进班学习,学费晚些天交上,老师答应了。但过了几天,老师在班上念没交学费的学生姓名,为数不多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。那一刻,全班同学的眼光都投在我身上,我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,脸上火辣辣的。

放学一进家门,我就大声嚷嚷:“妈,交学费!”母亲看了看我,说:“不是给老师说了吗?晚几天再交。”“不行,明天就得交。人家都交了,就我没交,丢人!”我气冲冲地说。母亲无奈地摇了摇头,她和父亲说了些什么后,就骑车出去了。

天快黑时,母亲回来了,自行车后座上捆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化肥袋子。解开袋口,一股果香味扑面而来,原来妈妈去姥姥家的果园摘苹果了。“吃苹果啦!”我兴奋地跳起来。“只准吃一个,不许多吃。这可是你的学费。”母亲擦着脸上的汗水说。“苹果是学费?”我疑惑不解。母亲笑而不语。

谜底揭晓是第二天早饭后。大老远看见学校门口旁边挤满了人,我跑过去一看,原来是母亲在卖苹果!“小的五分钱一个,大的一毛。”母亲吆喝着,面前的两个竹篮里分别装着大苹果和小苹果。“我要一个大的!”“我要两个小的!”大家争着把手中的毛票、硬币塞到妈妈手里。母亲一手接钱一手拿苹果,有条不紊。我很想上前给母亲帮忙,但是,看着忙碌的母亲,我迟疑了一会儿,离开了。

第二天下午,我跟着母亲来到老师的办公室,母亲一张张地数着一分、二分、五分、一角、二角的毛票,然后极其郑重地交给老师。老师又数了一遍,六元钱,一分不少。

岁月如梭,一晃30多年过去了。如今的我虽然收入不菲,但仍保持着节俭的习惯。每当我想起母亲卖苹果挣学费的情形,就觉得应该珍惜每一分钱。



老物件

我的“飞鸽”

郝妙海

1958年,父亲用几年的积蓄买回一辆28飞鸽自行车。车买下了,父亲上地干活却舍不得骑,而是擦得锃亮放在堂屋里,很少有机会上路。两年以后,它成了我的专车,一直陪伴了我20多年。

1960年,我考上了太原16中,从村里到义井的学校,抄近路也有约三四里地。一开始,我步行上学,但上下学一天四趟,真的很辛苦。初一后半学期,班里有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同学。其中就有南上庄的好朋友喜梅。一个周末放学后,他叫住我,说要教我学骑车。在操场上,在喜梅的帮助下,差不多一个小时后,我就能独立骑行了。后来又练了几天,就能骑着上校门前的马路了。记得第一次骑车上学,父亲千叮咛万嘱咐,一直送我出了村,看着我骑车远去。在这辆飞鸽车的陪伴下,我送走了一个个寒暑,完成了初中三年的学业。

1963年,我到太原市内的十五中上高中。离家远了,只好住校。开学时,我是自己带着行李到校报到的。从此,这辆车就陪我住在学校里。每到周六下午,我把它从宿舍推出来,擦拭一番,然后骑着回家。出校门,是低矮破旧的水西关村,往东上新建路,到迎泽大街再向西,一直到洋灰桥,路旁都是大片的菜田。过桥向南,就是晋祠路了。沿途十几公里,绿荫蔽日,车辆极少,双手撒把来回吃拐都没问题。

由于“文革”的原因,原本三年的高中,我在十五中却呆了六年,直到1969年才将户口迁回村里,带着我的飞鸽车返乡当了农民。

1970年,我骑着这辆已半旧不新的自行车,从

金胜村娶回了爱人。再后来,儿子出生,一家人串亲戚时,爱人抱着儿子坐在后架上,嘴铃铃上路。再后来,女儿出生。出门时,稍大的儿子就被抱到前架上,爱人抱着女儿坐在后尾架上,在我的加力下,飞鸽车拖着我们四个人爬坡上梁,来去自如。

很长时间内,这辆自行车是家中唯一的交通工具,载人只是其工作任务中很小的一部分,更多的时候是载货。为了超负荷利用,我将后架的空心管换成了一指头粗的钢筋。将14号辐条换成比8号铅丝稍细的9号辐条。骑着它,春天带带种子呀,肥料呀,秋天收获玉米呀,白菜、萝卜呀。或者,横跨一条布袋,插一根秤杆,在太原大街小巷用大米换粗粮,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十几年。记忆犹深的,一次是去文水的黑市上买高粱。返回时,怕被查,尽拣渠沿小路走。带着100多斤高粱,走着走着就迷了路,在交城一带转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回太原的路。还有一次,和一个朋友相约带上苇席去太谷换粮。为了抄近路,走了西温庄。不料刚下过雨的土路上全是红胶泥,车子上去立马粘死了,推都推不动。短短三里多地,两个人推一段,用路旁的小木棍刮刮泥,滚了近两个小时,才筋疲力尽地上了太榆路。那一次,从太谷返回的路上已是半夜,我几乎是半睡半醒,迷迷糊糊地骑回家的。

直到上世纪80年代,日子好转了,这辆陪我奔波几十年的“飞鸽”才退了休。这些年,家中摩托、汽车全有了,高档自行车也换过好几辆。而至今,我都忘不了那辆“飞鸽”。

古城旧事

上灶的日子

杨晋龙

在食堂吃饭俗称“上灶”,1953年我上学时,随父亲在他的单位五一路上的省运输公司食堂吃饭。食堂三间房,摆着几张大圆桌,主食是面条、馒头、大米,配有炒土豆丝、豆芽及蛋汤、稀饭,偶尔也有简单的荤菜,样式不多,但味道可口。上灶的除职工外,还有十几个和我同龄的职工子女,饭后我们常在一起玩耍,形成了校外朋友圈。

1959年,父亲调到了较远的单位,我那年在三完小(新道街小学)上学,学校前院南面是教工食堂,我便在那里“上灶”。不久,我在太原四中上学,那年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开始,粮食定量分配,中学生每天定量不到1斤,只有30%细粮。食堂在学校操场的西南角,每到中午,同学们便拥到食堂等候开饭。一个几口就能吞下去的馒头,一碗水煮白菜,院里摆着几桶漂着葱花的高汤,便是一顿午餐。母亲曾先后在鼓楼

街银行和解放路银行办事处工作,我随母亲在这两处单位的食堂也上过灶,记得解放路办事处食堂前有一个水泥池,是一池补充食物的小球藻,供职工食用。

上尚墙中段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,叫湖广路,巷中北边有一处院落,是街道办事处开设的食堂,我和几个同学就在这里吃晚饭。记得两一的一个红面窝头,拿在手里舍不得吃掉,就一层一层剥着皮品味,能吃十几分钟。后来考入山西大学,吃饭自然在食堂。毕业后分配到工厂,又吃在工厂食堂。那时国家经济开始好转,已不再饿肚子了。之后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,吃饭开始讲究,吃细吃精,吃出质量,吃在食堂的人逐渐减少。

60多年过去了,我常常怀念当年吃在食堂的日子。抚今追昔,更加懂得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日子。

岁月留痕

秋蝉声声

成石



秋天终于赶走了酷暑,迎着拂面而来的秋风,我来到涧河快速路的绿化带里遛弯,去感受凉爽宜人的秋天。

突然,在绿荫深处,响起了一阵秋蝉声,“知了……知了”,那蝉声犹如一位女高音歌手,鼓噪着它们的欢愉与亢奋,从夏唱到秋。这声声蝉鸣,不由勾起了我对秋蝉的回忆。

那时,学校后面有一片高大的白杨树林,草地青青,清凉幽静。放学后,我常常结伴到林子里,或写作业,或嬉戏打闹。我们玩耍正酣时,一阵蝉鸣打断了我们的兴致。有一位同学恼火了,拾了一块石子朝蝉鸣的树上掷去。蝉鸣沉默了,那位同学正得意他的胜利,蝉声又在林子另一个头响了起来,而且叫声更响亮,似乎在说:歌唱是我们的权利,我们在大自然的林子里唱歌有什么不对?那位顽皮的同学又要用石块撵蝉鸣。我拉

住了他,对小伙伴说,别撵蝉了,我们去看一看蝉是怎么唱歌的?大家都赞同,于是,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到蝉鸣的树下,仔细观察秋蝉是怎么唱歌的。

观察了一会儿,一个小伙伴说,蝉是用它那透明的翅膀唱歌的,你们看,它唱歌时那翅膀呼扇着,把歌声呼扇出来了。另一个小伙伴反驳说,你说得不对,昆虫和人一样,都是用嘴唱歌,你们看,它唱歌时,那尖尖的嘴也在动哩。大家众说纷坛,说着吵着,竟把唱歌的蝉吵走了,杨树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

上中学生物课时,我突然想起了那次关于蝉鸣的争论,就问老师:蝉是怎么唱歌的?老师笑了笑解释道,“蝉有雄雌之分,雄蝉肚皮上有两个小圆片,叫音盖,音盖内有一层透明的瓣膜,蝉鸣就是瓣膜抖动发出的声音。雌蝉没有音盖,所以不会发声。”

原来如此,蝉鸣既不是它的翅膀所为,也不用嘴发声,而是用肚皮上特有的“音盖”来唱歌,而且只是雄蝉才能鸣唱。好一个奥秘的自然界!

“知了……知了”,蝉鸣牵走了我的回忆,又把我带回凉爽的秋意中。我突然想起一首咏蝉古诗,“蝉发一声时,槐花带两支。只应催我老,兼遣报君知。”人生易老天难老,唯有与大自然的和谐,才能秋蝉声声,蝉声依旧!